忠節吳次尾先生年譜

忠節吳次尾先生年譜

皖南後[illegible]編

明神宗萬厤二十二年甲午先生[illegible]

是年九月十一日先生生于貴池縣之興孝鄉

按劉徵君城撰先生本傳不詳其生卒之年月今攷先生抗節于順治乙酉其絕命句云半世文章百世人則先生正命時年踰五十也再撿樓山堂集第二十卷禿筆賦自序云寻春秋三十族子諸文學觴之旣醉卧齋中欲起而攬筆摃文顧厤其豪則巳禿矣感爲之賦遇汪遇爲先生之族子見集中是年爲天啟癸亥以此

上推則先生實生于萬厯甲午也又二十五卷九月十八日生辰七律首二句云嗟我虛生忽此辰每逢初度感風塵又先生誕生月日之確證然則先生正命時蓋五十二歲矣先生之考妣名氏皆不著本傳但云父某隱者家世習儒證之先生集中及自譔晉都見聞録未冠而孤事太夫人最久辟詳夫人姓李氏爲同邑李首川先生之女集中有祭外舅李首川先生文蓋先生之師也

萬厯三十七年己酉先生十六歲

始應童子試于南直隸之句容不售歸

按明史選舉職官志南畿始設提學一員兼轄上下江十四郡萬厯癸丑始分上下江增設南畿提學一員時先生應童試於句容蓋未分以前也證之𦘕都見聞録科舉係下言予往見金陵瑣事載萬厯科場事至己酉而止蓋是時予亦以童子應考句容矣是

爲先生應試之始

萬厯三十九年辛亥先生十八歲

丁太公艱

按先生少孤太公之卒當在是年證之𦘕都録中自言王守守制据科場而言言是年正在制中也參之

集中先生以癸丑入學則丁外艱當在是年

萬歷四十年壬子先生十九歲

是年先生以守制在家未預臺試

萬歷四十一年癸丑先生二十歲

是年上江分設提學先生應池郡臺試補博士弟子

按是年分設上江提學則臺試在池陽郡中見十六卷序帙先生應試不復至句容矣先生之門人劉輿父序樓山集言吾師嶧起秋浦年二十抗顏高論聞者無賀愚皆右橋而不能下又證之西都錄自言乙卯至京而未入場則先生補博士弟子當在乙卯之前又證

之集中三十初度秃筆賦云三上不行十年未字三上者速乙卯數之十年則正先生二十補博士弟子之確證

萬厤四十三年乙卯先生三十二歲

始至金陵赴南都試未入場而歸

按先生既補諸生例赴南都試證之留都錄中益至金陵而未入場也明代科舉之制每鄉試中額一名以科舉三十名爲率中間或增或減錄送之數多寡不一先生是年至南京已奉錄送而不入場者或以疾或以事不可攷也又留都錄言乙卯始分上下江

者據科場言之葢大比之年兩江督學共集南都也

提學之分實始于癸丑詳上

是年夏梃擊案發先生以七月在南京闈同鄉御史劉光復以殿對失旨下獄初以為一篇絕好文字繼聞其與王之寀為難長安有以奇貨元功抹殺忠臣義士之議心竊薄之

按此見留都見聞錄及東林本末中

萬曆四十五年丁巳先生二十四歲

是年黨人借京察以攻東林且為梃擊樹幟黜王之寀等東林門戶之禍實始于此

按丁巳京察具詳東林本末中

萬厤四十六年戊午先生二十五歲

至金陵始應試榜揭不第歸益厲志于學

按困都錄言是科以主考失期初九日始入闈又自言戊午至己卯厤場屋者凡八次此爲先生應試南都之始神宗崩在後年萬厤科場止此故集中己卯述歸賦云惟神皇之季厤兮予捧檄而觀穌又云遽一試而輙靡兮蹇予放乎中流又云予家舍而交承樹藉兮父老告予以盛年胥指是年初試事也

萬厤四十八年庚申先生二十七歲

是年神宗崩光宗嗣位詔以明年爲泰昌元年踰月光宗崩熹宗嗣位詔自八月以後稱泰昌元年

按集中弔忠賦云鼎湖再泣皇沖深甚蓋熹宗時方十六歲也紅丸移宮之案皆在是年

熹宗天啟元年辛酉先生二十八歲

再試南都不第作吁嗟行

按留都錄言辛酉程文墨卷無一可傳以主考同房知文者不能一二也又言是科關節較前科更甚攷是科主應天試者黃立極黃儒炳皆奄黨也立極旋入閣後隸逆案儒炳貌獨甚時有盧杞之號見兩朝

劍復録

又集中己卯述歸賦云予志適而遭下兮奄再試焉猶不振又七言古吁嗟行云吁嗟我生二十餘學書學劍空躑躅前年上策不得報今年流落復如初皆指是年報罷事也

天啟二年壬戌先生二十九歲

正月

大清兵攻廣甯陷之熊廷弼王化貞俱論逮

按集中有聞敗七絕五首其二首云將軍灞上笑袁楊又見輿尸督府王言是役之敗罪在化貞也因首

云可憐門戶能傾國穎上中樞已待邊自注時熊王守王主戰林本兵張鶴鳴則右王也攻廷弼前代楊鎬經畧遼東爲黨人搆退去年遼陽陷袁應泰死之乃復起廷弼爲經畧本兵張鶴鳴銜之乃慫恿巡撫王化貞分其權時廷弼主守駐閭陽王化貞主戰駐廣甯是年正月化貞敗于廣甯廷弼退守入山海關遂俱被逮一時經撫不和皆從門戶起見詩中云云證之明史及計氏北畧皆是年事也

天啟三年癸亥先生三十歲

九月十一日先生三十初度族子諸文學觴之先生因

著禿筆賦

十月先生至池陽郡中見賣檑者大如斗索價甚昂先生欲歸奉太夫人語僕如其價尋之賣者聞而感焉奉五檑賓錢去先生命僕追償之相讓久而後僅取其値之半先生異之因作賣檑說其年月皆具說中

天啟四年甲子先生三十一歲

七月至金陵三應南都試不第時楊忠烈公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傳入南中家鈔戶誦頓覺忠義之氣鼓暢一時

按忠烈公以是年六月劾忠賢二十四大罪先生七

月至金陵得見之語具留都錄是科主應天試者李
標姜逢元楊揭金壇周鑣舉首皆見錄中
又按高邑趙忠毅公以吏尚主癸亥察與盡黜黨人
是年之春吏科都給事中缺阮大鋮次當遷高邑謂
其輕躁不可任謀于應山梁溪卒轉魏大中大鋮憤
甚乃附忠賢與奄黨爲死友值忠賢進香涿州遂有
叩馬獻策之事東林諸君子之絕大鋮自此始
天啟五年乙丑先生三十二歲
是年汪文言之獄起楊左諸君子竝下獄死熊廷弼亦
論棄市

按集中有弔忠賦皆紀奄難事又詳具東林本末及

兩朝剝復錄中

天啟六年丙寅先生三十三歲

是年秋冬間游中州訪王乾純先生于汝甯署中遂買

庚歲

按乾純先生者先生之同里時爲汝甯太守先生訪

之故有中州之行證之集中有渡江五言律自注往

河南作又證之丁卯歸過眞陽驛致乾純先生書言

去冬過眞息二縣卽指是年然則出門渡江當在秋

冬間集中有六安道中亳州道中匃始境上諸作皆

往河南取道也過光州訪州牧吳君畱數日集中有光州公屛詠林亭竹石七言律其證也至汝甯館于府廨集中有咏蠟梅七律自注王汝甯衙舍又汝甯咏雪用蘇長公韻七律二首是年冬間作也又有汝甯念老母五律自注是日立春以明厤推之是年置閏立春當在十二月則亦是年之冬也又有除夕憶諸同好自注汝甯署中凡此皆先生在汝甯度歲之確證

又集中七言律有和方李兩御史就逮題滕陽驛壁詩二首蔡李達自燕中歸所傳先生讀之愴然感而

和之撿集中復方孩未先生書言丙寅有自滕陽驛來者傳執事赴逮別予詩且悲且和云云證之此詩其爲是年河南道中作明矣孩未先生名震孺李即仲達先生應昇也以時事攻之方之被逮先李一年蓋方先過滕陽驛題詩在壁而李繼之先生和作自注云方訣予李思親證之詩中弟一首云舊年聞詔已吞聲蓋指方也二章云莫以傷裁可廢篇蓋指李也攻仲達先生之詩載之黃氏碧血録者有書滕陽驛壁方壽州詩後絕句云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正與先生詩注合惟先生所和是七言律

似仲逵別有思親之作而録中遺之今證以先生和

作疑二首皆用元韻也

天啓七年丁卯先生三十四歲

歸自汝甯與王乾純先生之二公子同行秋至金陵四

應南都試不第

是年八月熹宗崩莊烈帝嗣位

按先生自汝甯歸當在是年之春汝甯二公子同行

則先生過眞陽驛致乾純先生書可證也書中注丁

卯言過眞陽驛見眞息一帶田皆荒蕪不治詢之父

老云爲差役糧派所苦率棄產逃去又言百姓愁怨

地方官無過而問者先生與二公子鬪之相與涕下書中云云蓋欲太守之庠念民瘼以蘇盡困也先生不第歸撿昔年制藝感知己之未可多得因有兩明府咏兩明府者梁公夢游王公康棠皆許先生制義而賞識期許者詳見先生詩序中又己卯迯歸賦云閱予卯四襍之顛覆兮何名位得失之足爲有無又云耻反志以干進兮信被禍之可娛蓋謂甲子丁卯二科也按科舉文字之阨無踰二科甲子試官以試録論策觸璫忌凡論處者八人舉人等皆罰科遂革程文不用是科則奄黨鑽營試差關節賄賂公

行時則崔呈秀之子提于北周應秋之子提于南時稱穢榜故先生以不第爲幸也又留都錄中言是年監生樊元修首請建璫祠浙之人大半和之主應天試者陳其慶張士範時璫孽方封甯國公因以萬國咸甯命經題士子爲之咋舌後事發與同房之岑之豹等皆入逆案

又集中有聞報七律二首報莊烈嗣位也首律云聞說眞人自代來七年日月幸重開趙高已失秦庭馬董卓難封郿塢財葢是時逆奄已得罪其黨皆次第論處故特慶幸之次律云滿地冠裳共祝年嵩呼猶

幸未盈千那知殿閣會三震遂有龍飛自九淵先生並自記于剝復錄野臣論中以誌一時快事

莊烈崇禎元年戊辰先生三十五歲

是年婁東張天如吉士溥與同里受先大令采始倡復社之會蘇松名士楊解元廷樞夏考功允彝陳黃門子龍皆附之江以上則先生及劉伯宗徵君城領焉一時有小東林之目

按莊烈改元窮治奄黨贈卹同難忠臣一時東林稍鼓復盛据明史張溥傳及吳梅村復社紀事皆言起于崇禎建元之初而劉伯宗撰先生本傳言崇禎初

元三吳中倡爲復社才十餘人耳不佞城與次尾實共之冒公子序亦云大江以上爲吳樓山劉伯宗大江以下爲楊維斗張天如然則此十餘人者皆執牛耳主壇坫爲東林之中興先生其一也先生是時未至吳中而聲氣之通若合符節迨庚午金陵大會復社之名遂聞于朝野間烏程搆釁實始于此

崇禎二年己巳先生三十六歲

三月欽定逆案示天下先生著兩朝剝復錄叙至南北二京察止蓋二察即逆案之張本也

按二察皆以除逆黨爲主北察主自王永光猶有所

庇惟南察則鄭三俊方以南戶部攝吏部事而陳于廷時亦起爲南總憲二公同心定察皆于察前先劾故先生謂其以霹靂手而操風雷之筆爲南察數十年所未有按冢宰楚德人先生推爲同鄉前輩而總憲乃定生公子之父於先生爲父執疑一時月旦之評待先生而定者居多剩復錄終于京察者以遂冢頒行故也

是年冬

大清兵薄都城遼督袁崇煥率甯錦兵入衛帝召見咨以戰守策未幾下之詔獄先生有出塞五古詠其事

按崇煥之得罪以朝士謀翻逆案也初上召錢龍錫
入閣時定逆案多出自龍錫更定黨人銜之迨崇煥
殺毛文龍遂謂其謀通和議懼文龍梗之又謂其與
龍錫有成言迨
大兵薄城下朝野洶二僉言崇煥將引敵脅和以爲城
下之盟值我
大清設間縱所獲之明宦官歸證其事帝益信之遂于
十二月下崇煥詔獄先生出塞之四章云縋城召元
戎夜半咨籌畫賂敵良非虛危安處堂雀燕嚢憂之
通和議百喙同聲故先生亦不能無疑而度其必不

免也又集中憫亂賦云已巳之祛捍禦郎是年冬間事

崇禎三年庚午先生三十七歲

是秋五應南都試不第大會復社之士張溥等于金陵又與同里劉伯宗始舉國門廣業之社

按戊辰以來先生未嘗東游（据集中東游始于辛未）壇坫之盟實始于是年解試之役据杜九高社事本末言婁東聲氣至辛未益廣則是年白下之會敘之也留都錄云是科主試為姜公日廣陳公演司房亦多名人號稱得士榜首為楊廷樞一時士論咸服記聞後予輩

同社三十餘人數爲高會張溥語予曰今年十舉其
七猶爲缺事然已十舉其三矣如辛未吳會元偉業
楊太史廷麟陳司理子龍王吏部重吳大令繼善錢
兵部位坤吳刑部克孝而許元溥鄭敷教陸坦李意
吳應箕等皆是年所舉士也拔張天如亦以是年中
式辛未捷南宮錄中前已及之證之梅村復社紀事
言三年庚午省試胥會于金陵江淮宣歙之士咸在
主江南試爲江西姜燕及先生榜揭維斗裒然舉首
自先生以下先生謂張溥也梅村之師若卧子及偉業輩凡一二
十人吳江吳來之昌時亦預焉稱得士又云四年辛

未俾業舉禮部第一先生選庶吉士凡此所記皆與先生録中合然則是科得人之盛而復社之名亦以之大著惟先生是科仍不預則亦廿舉其三之闕事也

社事之設于金陵者曰國門廣業廣業者南國子監六堂之一也明制積分之法皆自廣業遞升至率性始試以文學經義一歲積至入分者貢入京師遂爲出身筮仕之始每大比之年諸生論文考藝率萃處廣業堂中是年合廿百人爲雅集主之者爲劉伯宗及蕪湖沈崑銅士柱等並約以自後三年一舉行更

番主會以上具見集中國門廣業社序

八月袁崇煥論磔先生有悲東莞之作

按襃愍之死酣謳竟路（語見南雷錄 相國碑中）皆以爲主和之

戎首直至我

朝定鼎露布昭雪南都始賜𨚍謚

南雷預聞其本末故所撰機山神道碑與明史合先

生固不知也然其悲東莞詩云卽今跋扈將軍死上

國何人更口口又集中閔亂賦云悲銜刀于東莞其

感慨獨深矣又按明史本傳崇煥東莞人許氏北畧

以爲梧州府藤縣人今以先生集中之詩賦證之計

氏殆失攷也

崇禎四年辛未先生三十八歲

東游吳越間有詩曰前東游草已佚

按先生東游以集中攷之實始于是年據新建蘇桓序先生後東游草葢甲戌作也序言歲在辛未亥尾游吳越先有詩行世以此證先生是年所作當爲前東游草也先生自預復社之會屢作東游集中可攷者凡四是年一也辛未二也丁丑三也戊寅四也惟戊寅之游至無錫宜興卽溯流由鎭江金陵歸未嘗至蘇浙也東游之詩今皆散入古今體中其最可攷者惟丁丑戊寅兩年編次井然證之時事亦合若丙

子以前大都甲戌之作蘇序所謂後東游草者亦經
先生手定存者無多若是年東游疑佚之矣知者集
中有辛巳過當塗贈吳令君云十載來青山驅車恐
不速是十年前在當塗正是年辛未也又郎中大雪
首二句云作客難逢三日雪辛未于今已十年此詩
自序弓往年有詠雪詩今更作詩志喜以此推之云
往年者即指十年前之辛未也又集中辛巳詠雪再
用東坡韻自注十年以來曾三和此韻汝甯府齋及
上河客舍在上河者四首已失原草其詩云十年遥
句還來夢則正指辛未上河之草又自上河至當塗

北風半日可到則當塗詠雪同在辛未明矣凡此等
詩集中皆不見必同入前東游草中而竝佚之也
又按集中有江南弭盜賊議江南平物價議見弟十
二卷又上郡守孫公論考童生爲名書見十三卷又
小試單騎詣敵論見七卷以上諸作集中皆注辛未
中間所論皆崇禎初間事蓋流寇自北而南江北遂
受蹂躪先生是年所作皆先憂之論明者見危于無
形何況其幾之已兆也

崇禎五年壬申先生三十九歲

是年儀部主事周鑣疏論不當寵任奄臣罷斥言官上

怒遂削籍歸隱茅山先生聞而壯之遂定心交
按晉都錄謂仲馭既歸授徒明道論者以為前有顧
涇陽後有周仲馭云二自此薦紳之主社事者推態
為首其後卒罹馬阮之禍見集中祭周仲馭文
崇禎六年癸酉先生四十歲
夏應南都試至金陵再舉國門廣業之社與如皐冒公
子襄定交秋謁陳少保于廷于省寓定生公子炎也凡
六試不第歸以是年冬丁太夫人憂
按冒公子以是年定交于先生見冒氏樓山序再舉
國門廣業之社主之者為楊龍友文驄方密之以智

見集中國門廣業社序据雷都録言是科方行限字之令過五百字者不錄癸酉南場所取多腐陋枯瘍之文解元桂伸石埭人文不厭士心生考丁進蔣德璟丁大千物議鬨中口語藉藉所不忍聞首題生而知之者上也所取士多切君德說自丁卯媚璫後科場題不獻諛人主則歸美大臣此世道人心之憂也

按先生久困場屋甲子及是科之文未動一筆其所取可知也謁陳少保于是年之秋見集中陳中湛歸來草序及少保傳益少保之中子貞達以南水部迎養至金陵季子與先生爲同社因得見少保並爲序

其後歸來草皆在是時
先生少孤事太夫人最久然集中賣檣說作于癸亥
汝甯念母詩作于丙寅之冬此後皆無所見惟集中
有述懷詩十四首其一章云四十未云暮爲學羞從
橫六章云予也慕義烈攬事求內安流連范滂傳中
夜摧心肝據此則先生是年正四十太夫人尚在堂
也再撿罰都錄官政條下先生自言呂豫石爲司馬
時嘗下交予先施折簡招飲予以丁憂辭呂貽簡云
以老親有疾兄權換一吉巾何如予卒不往呂公極
稱之云二按豫石蓋呂公維祺也明史呂維祺傳維

祺以崇禎初擢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儲六年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先生錄中言呂公爲司馬正在是年則招飲當在六七兩年間事八年呂公以閹豎事罷去南京而集中述懷之首句云應春方無事觀書感慨生据此則是詩作于是年之春而先生以是年之秋應試南都則其丁憂必在是年之冬報罷之後又先生以明年夏東游吳越當已踰卒哭之節矣至先生以丙子應南都試則其丁憂必非甲戌之秋冬又可證也今槩之是年之冬似得其實

又按集中有與周仲馭書屬序所編四家文選四家

者明初之朱劉王方四先生也證之書中即是年報
罷後事又集中有上嘉善錢相公書注云癸酉錢相
公者士升也證之明史本傳及宰輔表士升以是年
九月入閣先生上書即在是時二烏程枋政先生書
中勗以愛惜人才護持善類又言近日之弊無過情
面資格二者語皆暗斥首輔欲嘉善之有所執持以
戒迎合也留都錄言錢君南府爲正人君子歸心後
在閣中烏程以鄭鄤事傾文長洲而錢之心迹頗爲
諸公所短望亦以減于南然則其不能受盡言可知
也

崇禎七年甲戌先生四十一歲

夏東遊吳越間是年有刪選房牘之役凡數月歸有詩曰後東遊草今皆散入古今體中

按集中古今體詩編在丁丑戊寅以前者如五古之西湖七古之蘇州行五律之虎邱半湖等作七律之虎邱社集華亭社集及杭州泛西湖宿靈隱等作大氐皆後東遊草中詩也

先生屢試不第而文名藉甚一時程墨刪選之役多以屬之先生及袁州張爾公是年南京試致先生集其舊構之文之已刻者刪之選之又自爲之序又選

歷科房牘自序署崇禎甲戌夏月蓋先生奉諱在去年之冬至此已踰卒哭之節而刪選之役大半書林藉重以取聲價之增先生讀禮之暇受其幣以資饔耕讀先生集中房牘序及序張爾公詩經程墨之作知皆爲貧授讀不得已而爲之非疲精神于八股以弋虛名而投時好也

又集中有與楊維節國博書注云甲戌按維節名以任時爲應天府廣文證之留都錄中言應天府學掌教多甲科爲之癸酉任者爲楊君以任楊極淸苦以名節自砥至官盡卻贄儀不受而薦拔諸生不遺餘

力四方問字之屨不絕日接賓朋夜校文藝至嘔血不止廚無瓶粟而見義必爲未幾分閩闈歸以疾殁斂具皆當事所助旋祀名宦論者謂自有教職以來惟維節一人而已按先生之推重楊公若此而書中所論乃以其評騭時文爲不必謂某以丹黃寓食且又職業終日事此已醫可恥況已成進士素有千秋之志又留心當世之務甚切而疲精敝神于此亦何益矣讀此書知先生非但直諒之可風而其志之不役于删選亦大概可見也

崇禎八年乙亥先生四十二歲

自癸酉報罷後浩然有閉廬著書之志乃葺園于舊宅爲山中凡二年而成〻而自題其園曰暫園因記之

按集中有暫園記卽是年作也据記文葺于癸酉閱二年則乙亥也餘詳記中

是年春流寇自河南躪皖北攻潁州霍邱皆陷焉又焚正陽關越壽州而趨鳳陽正月十五日陷之遂焚明陵連陷廬江巢縣無爲州圍攻安慶桐城于是池陽一江之隔郡中戒嚴先生時在山中致書當事備論防守事宜又成春興八首

按集中有致徐令君二書及復王乾純先生書皆注

乙亥即是年流寇之役也春興八首蓋仿杜陵秋興寓時事之感其一章曰十載秦川走挺多言延綏邊寇起于天啟之末也曰封狐一夕渡黃河言癸酉之冬澠池之渡也二章云人間賣卜豈王郎先十餘日有投書隨上言將以明年上元勾賊至在事者漫不省見殺寇紀畧節制何人控鳳陽謂楊一鵬也千年王氣猶鍾漢一炬桑田已變滄悲陵殿也三章云廬江郭道已成塵舒六桐潛失所親言廬江之陷四州縣皆告急也戟嬰封豕悲三邑廬鳳一帶賊皆刳孕婦注嬰兒于槊以爲嬉笑亦見殺寇紀畧弔死扶傷過一春謂賊縱淫掠于江北也其餘所詠大都是年春三月間事

崇禎九年丙子先生四十三歲

夏至金陵三舉國門廣業之社遂訪周仲馭于句容之茅山不值返金陵

按集中國門廣業社序言自庚午至丙子三舉社事而夏盛于姚北若丙子之役將天下方以社事爲諱北若毅然請身任之復裒諸聚者之文而刻之嵗乙亥丙子間烏程當國方起復社之獄故序中云二北若名嶰浙江之嘉興人冒序言是年同人數爲大會姚北若國門廣業其一也是年之會仲馭不預證之集中將務策序言丙子七月自句容還是訪仲馭當

在夏間時仲馭以抗疏罷歸讀書茅山故先生訪之又集中有過茅山乾元觀喜晤張受先時仲馭暫歸不值以詩中編次考之即此時也仲馭暫歸蓋回華陽也受先之晤應亦訪仲馭來者先生以六月去七月返金陵則試期已及矣

秋先生與冒辟疆陳定生顧子方等大開桃葉寓館悉會天啓黨禍死事之諸孤十三人惟應山公子未至時懷甯阮大鋮方避寇居金陵遂起留都防亂之議

按此據冒序二中言魏子一（即忠節公之子名學濂）出血書疏稿示社中人因齊聲痛罵懷甯樓山大快云二蓋忠

節之死由大鋮故子一請雪之疏及之值大鋮方起金陵欲以新聲高會招徠天下爲屬緣起用地復社諸君子適覩此疏公憤塡膺于是始起留都防亂之議而冒氏遽謂防亂之揭出于乙亥殊不然也明史大鋮傳言流寇逼皖大鋮避居南中則正在乙亥丙子間是時大罵懷甯自係實錄然此揭之出謠之先生集中與顧子方書乃戊寅在梁溪所草雖戊寅之前早有此議不過託之空言即子方請任揭首或亦席中偶及之而冒氏遽以起議之年月爲出揭之年月又誤早記一年以爲乙亥今以時事攷之其爲

濫觴于丙子者似得其實別詳戊寅條下

七月與徐尙寶石麒張子自烈飲于方正學祠旁之木末亭席間論于忠肅不諫易儲事

按此見集中書木末亭酒間話徐即虞求先生時爲南璽丞張即爾公一號芑山袁州人與先生齊名集中有爾公自燕中赴友人難還歸南京書來言有删選之役自注友人袁公繼咸也按繼咸宜春人與爾公同里時提學山西爲巡按張孫振所劾諸生詣京師訟寃者數十輩袁方被逮山西巡撫吳甡力白其誣事在乙亥丙子間爾公之自燕中歸正在是年夏

秋間又集中有爾公詩經程墨序言爾公今年同試南都前入闈覩七藝不自得擲筆出遂不卒事時爾公貧不能西歸合百金為之裝爾公不可之詞見于色强之則曰非我本分有也雖道義而有所不可若予今者以還舊受其直而甘之雖聖賢不以為非据此則與詩中所云時有刪選之役者正合又冒序言芭山僑寓生子貧甚共醵數百金為湯餅會芭山較謝云云序中亦繫之丙子與先生序中云云同一事也

八月七試南都不第是年先生見時事日棘始懷用世

之志草擬進策凡十事至南都聞兵警又草兵事策附
務策皆見集中周仲馭爲之序
按三策集中皆署丙子其時務策序署崇禎丙子七
月言會自句容還雲間友人遺予兵家言證之冒序
是年之會雲間夏彝仲陳臥子皆以公車不至疑所
謂雲間友人者非夏則陳也
先生是科仍不第集中有題貢院壁云自我低眉入
蹉跎二十年以戊午始應試計之正是年出闈時所
題也留都錄言自戊午後場事意緩至此而極闈中
至上午始得題次日下午始完場又言南都賄賂公

行司房多取夾袋之闈節充數餘皆弃不閱卽予一人甲子癸酉丙子三科之卷皆未動一筆又與鄭太宰書言今歲闈中之墨其末嵗一點者猶之癸酉也

是年

大淸兵入塞南中議出兵勤王值試期謠言兵薄都城諸生一日數驚先生謂此必逆案中入造爲蜚語搖動人心久之遂定

按明史紀事本末及計氏北畧是年都城戒嚴迫九

月

大淸兵將大舉深入因見援師稍引而南實未嘗進薄都

城如巳巳之急故先生云云語見留都錄中

是年吏部議舉孝廉詔下先生之友如沈壽民眉生劉城伯宗皆應薦辟伯宗上書言不如先生者數事請以自代先生卒不可而眉生入都遂以劾武陵並及阮大鋮名震天下詳見戊寅下

按伯宗舉先生自代見集中陳名夏序

又按集中有令文七試騎射對序言崇禎九年御史有言吏不知兵請令自後大小試非兼通騎射者不錄先生以爲不便擬對駁之又有丙子上鄭太宰書益言復社之獄也時太宰以南吏部丙召爲刑部尚

書烏程溫體仁方謀剚刃於復社諸君子遂及婁東二張先生致書力爲昭雪而以城門校尉之策望之太宰皆見書中又有悼吳門二首悼文湛持震孟姚現聞希孟二公也證之明史文肅以去年罷相歸二半歲會甥姚希孟卒哭之慟亦卒據文秉烈皇小識言文肅之卒在丙子夏六月先生悼吳門序言今夏正文肅卒後在金陵所作凡此皆集中詩文時事之可攷者

再按先生與顧子方定交恰在是年今證之集中梁谿唱和集序言丙子遇顧子方于村邸又戊寅贈子

方涇上行云土橋班荊語未終虎阜高談生悲風虎阜之句係指丁丑予方見訪于虎邱若村邱相遇及土橋班荊皆在丁丑之前疑是年予方應試至金陵先過池陽訪先生也

崇禎十年丁丑先生四十四歲

夏復謀東游自新安至杭州遂溯湖州嘉興至蘇門之虎邱凡數月歸有詩曰丙丁集今散入古今體中

按先生是年東游葢刪選之役也證之集中崇禎丁丑房牘序言予之選房牘也始于崇禎甲戌既已見成尋于天下不得復辭金閶書林迎予于里予于是

入天都下錢唐游若木至虎邱而休焉據此則先生
是年應自貴池踰嶺至新安灘行至錢唐又溯湖州
嘉興而至蘇州也集中書杭州某孝廉事言丁丑七
月自嚴江抵杭州是先生出門當在夏閒至杭州則
七月也嘉興聞信三首亦七月作以時事攷之蓋聞
烏程罷相之信也烏程出閣在是年之六月先生至
嘉興聞之其首章云壬人甯失辟聖主正當惕言其
欲搆復社之獄而卒不成也二章云萬安終罷相禍
逹可逃誅言其罷歸之後未知其能免誅僇否也三
章云莫以遺儒號居然買論評言復社之名爲當事

所忌也先生抵蘇當在八月時寓虎邱之竹亭僧舍與張天如同厲集中感事贈張天如虎邱自注時寓雪珂之竹亭寺同在焉詩云寥落相逢處金閶氣正秋時正中秋八月也又云自古論憂患賢人受獨奇謂天如方羅獄禍也按烏程構復社之獄先後鉤致周之夔陸文聲陳履謙張漢儒等告訐錢謙益瞿式耜甚及婁東其後奸狀洩上始悟體仁從中主其謀命枷死漢儒等烏程以病免復社之獄始稍解時社中諸君子朋儕畢集楊維斗本吳中人自天如至自婁東外若周仲馭自金沙來沈眉生自宣州來

方密之自龍眠來陳百史自瀨陽來陳臥子自雲間來沈崑銅自于湖來而陳定生顧子方聞先生至亦自陽羨梁溪來于是復社之會交游文物炤耀江左先生集中凡丁丑觴詠之作班班可攷百史者陳名夏也時寓竹亭之西與先生比鄰出其詩古文詞見示先生爲之序而百史亦序先生文自以爲不及均見集中皆是年事也丁丑房牘之選自序不五旬而畢則虎邱之游不過兩月有留別百史句云與子相逢日吳門秋已淒又云五十日作客一千里爲朋則先生八九兩月皆在吳中其去當在冬初時節矣論

先生歸祔應由無錫宜興然梁溪唱和確在戊寅冒
序以樓山子方合刻唱和集繫之丁丑證之先生序
文亦誤早記一年也是年先生在虎邱定生子方過
訪即已訂明年梁溪陽羨之約是時歸蹤雖不可攷
然集中別無唱和之作即過亦未必留也今以先生
之詩證先生之事差得其實
又按集中有丁丑元旦詩首句云聖主垂衣正十年
是年承丙子大旱之後嶽池山中多掘土為食先生
感之同劉伯宗作食土行序言丁丑正月益嘆春荒
也又有書虎邱禪會誦經事時先生與族弟應箎同

往觀焉感書其事茲言丙子在金陵甲戌在杭州俱見之又有次仲馭天如等見訪七律首章云相看霜色盡吳中二章云遊子深秋似寉鴻此亦當爲是年留別之作知先生之去吳在初冬時也

是年長子孟堅生

按劉伯宗撰先生傳言先生卒時長子孟堅十一歲次子稚圭十歲誤也證之孟堅樓山集目錄書後自言先生殉節于時甫九齡以乙酉上推之孟堅之生正在是年無論孟堅自記其年必無外誤而甲戌乙亥先生方在制中呂大司馬招之飲且不往焉有衛

內生子之理伯宗此誤最有關係今据孟堅自道之語繫之是年者爲確

崇禎十一年戊寅先生四十五歲

夏六月東游梁溪主顧子方家凡兩月游錫山謁道南祠與子方合刻梁溪唱和集時陳定生自荊溪過訪示以沈眉生劾楊嗣昌奪情疏遂及大鋮于是先生與子方定生成留都防亂揭

按全謝山撰梨洲神道碑以留都防亂爲戊寅七月事與胃序所云乙亥者相去四年梨洲先生碑文乃据其孫千人之請盩即本之南雷行畧者竊意黃昌

二公皆身預揭事之役不應所見異詞因再撿南雷文約自撰陳定生墓志及沈耕岩墓志耕岩即眉生之別號一則言眉生保薦入都劾楊武陵並及大鋮先生此先生指定生與次尾因草留都防亂揭一則言耕岩劾楊嗣昌疏尾有大鋮妄畫條陳鼓煽豐芑之語于是顧杲吳應箕推耕岩之意出留都防亂揭以攻之據此則此揭出自沈眉生抗疏之後攻嗣昌奪情入閣在是年之六月眉生抗疏即在是時又證之先生集中有定生見訪予方家五律首二句云客裏秋風起荊溪短棹閒正在是年之七月又定生見示眉生疏草五律

句云褱忠必我友羈旅直批鱗次于定生見訪之後若此揭之出則集中有己卯復顧子方書言頃亦唱和之詞膺防亂之揭是二事同在一時又有與友人論公揭書言眉生抗疏與此舉原無分別此正欲補眉生之缺云云與南雷所云推耕岩之意如合符節以此參攷其爲是年之七月先生與子方定生三人共成此揭其餘列名之一百四十人皆在後也冒氏之誤葢因此議起于丙子又序係先生之子孟堅所請追憶五十年前事遂不能無舛錯其謂梁溪唱和爲丁丑事誤亦同也

先生去年在吳與子方定生訂是年梁溪陽羨之約于是復謀東游有出門行云丈夫不得志焉能守一邱江東有好友期我山陰舟指子方定生也以先生集中詩攷之其出門當在夏五之後至無錫則六月也集中贈子方涇上行云招我六月出秋浦長楊空堂相對語又同子方避暑舟中即事自注六月大暑日又六月二十七日立秋絕句云梁溪不道江南樂爲有清真第二泉以麻推之是年六月十三日大暑二十九日立秋明之大統麻相差二日故立秋在二十七日大暑在十一日也此皆六月在梁溪之證又

秋興八首其一章云天空何處不淹留容倦梁溪已半秋則已七月矣四章云臨風爲讀宣城疏江夏移書獨啟予是此時得見眉生疏遂爲草檄之張本矣又梁溪唱和集自序言今歲戊寅居梁溪此倡彼和一月間積至數十首據此則六七兩月皆在梁谿與子方唱和中間游錫山謁道南祠皆此兩月事道南者祀楊龜山爲東林故址詩集中道南集序此先生梁溪之游其本末可考也

八月至宜興主于隙公子定生家約爲南岳之游以十五日看月往閱四日歸有南岳看月記及題吳氏園五

言律時定生子其年撿討進賢方十三歲先生爲作陽羨歌留一月溯毘陵華陽歸

按集中南岳看月記云先子聞南岳之勝吳氏別業在焉過宜興即擬往定生曰待之巳八月十四定生約從治具自亳州挐舟行四十里登山看月嘆爲天勝遂游吳氏園二郎山水爲之有詩紀其勝而直蔽其美日名𡎺存三世東南第一園三世者吳自安節徵如兩先生以理學氣節著名至問卿巳三世矣問卿者園主人也予與定生游初不使知自予書詩壁上始有傳之問卿者問卿即移具至是夜十五兩人

看月幾達旦小卧起即理裝歸方出谷而問卿至强留之又大治具自晝達夜多談義與先哲及問卿先世事極歡而散據此則先生至陽羨當在八月之初其時即欲游南岳而定生請少待者欲以十五日看月往因有十四至十七日之游時先生爲定生題家藏書畫扇記自署崇禎十一年八月某日則游南岳之前後事定生之子其年撿討髮方覆眉先生愛其才故陽羨歌有我來十月九課兼之句葢撿討之受學于先生自此始以先生不久即歸故至己卯始執贄也此先生陽羨之游之可攷者

先生自陽羨歸當在九月據集中二十六卷詩序蓋湖毘陵華陽白門而歸詩云爲君一月瀟湘意淒絕江南萬樹聲又云此去秋光多在水夢中得句定幾呼其爲秋末冬初可證也又江行句云日暮三山鼓棹過夜泊霜寒姥下河又云梁山蒱山一夕過檣港荻港三日下皆先生自梁溪陽羨歸蹤之可攷者

又按集中有與田令君論鄉中糴穀書與孫碩膚職方書注皆纂之是年碩膚者孫忠襄公嘉績也時公赴武選之召先生與書論兵事以項忠襄劉東山相期許其後南都亡浙中起義師推公爲主蓋亦先生

之同志也又有與徐虞求通政書言碩膚豪傑及臨行期許之意又薦友人劉城以爲今之更生孜伯宗與眉生同應薦辟其入都當在是年與眉生抗疏相先後也嘗稱通政盤之明史本傳石麒官南京應天府丞十一年春入賀時鄭三俊爲刑部尚書議侯恂獄不中上指下獄石麒論救始釋石麒官南京十餘年至是始入爲左通政孜三俊下獄在是年二月正徐公入賀之時先生詩中有讀少京兆徐公救鄭司寇下獄疏有感當是二年三四月間作故詩中尙稱少京兆也此書言復社之獄並及沈眉生上疏事當

在七八月以後時徐公方晉匭臣故先生因眉生之疏不得封進而惜徐公之不早膺是職此同一年事而先後之次固可攷也又有致金天樞侍御光宸書亦言徐救司寇並及詞林之黃石齋等侍御時罷官居南中先生通謁在前當是東游過南京見之並有贈詩致書在後集中皆可攷也又集中有題交游書牘手卷自署崇禎十一年月日又與方仁植中丞書方郎密之之父書中有六月在錫山寓呈三律即是年壬子方家作此皆時事之可攷者

是年冬

大淸兵入塞十二月宣大總督盧象昇率兵五千過
大淸兵于賈庄敗績象昇中劍死時楊嗣昌爲本兵掣其
肘又爲太監高起潛所撓故其敗也先生深惜之
按語具集中憫亂賦中敘戊寅之役有云壯死綏之
陽羨郎盧公葢盧宜興人也

崇禎十二年己卯先生四十六歲

春正月復定生子方書論揭事之役時吳中人不欲列
名揭中有從而尼之者先生致友人書請獨任之于是
此揭遂出
按先生去年自陽羨歸除夕前一日子方遣信至赵

定生書先生以初春答之論揭事也集中復子方書言臘月某日弟自郡中歸使者至盡除夕前一日矣又證之五言古中有除夕前一日得子方定生書却寄同是一事其復書及郤寄之詩當在新年初春將也復子方書言頃布唱和之詞騰防亂之揭俱述去年在梁溪事又答定生書云接頁報踰十日又辱芳問則是定生兩致書并答之也又復子方書言足下此舉一二先輩有識者願在下風乃同人矛盾多在吳會豈地大物衆名高氣盈之處反不可與古處邪據此則吳中人必有不欲列名而尼之者謗之先生

答友人論防亂公揭書言來教謂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得失不免後悔三復斯言至于泣下蓋弟實有恥獨爲君子之心今則恨不倒板而獨力任之足下視弟豈張儉之流而世之君子豈遂皆郭林宗（集中論林宗巧于自全）賈偉節一輩也哉蓋當草揭列名子方自以東林之後請任揭首故先生推重之而所謂友人者疑即復子方書所謂吳中人也懷甯方以新聲高會招集名流如南雷所云南中之士入其牢籠謝山所云東林諸人思相坿和皆指周宜興錢常熟一輩人物也

是月先生應科舉試于郡邸安慶之就試者方密之等同至郡中先生與劉伯宗等集而觴之于是有池陽郡邸分韻之集

按集中有池陽郡邸分韻序卽是年正月應臺試事也序言席中取上平韻分體爲詩方密之七言排律先就餘皆次第成伯宗合而梓之又證以集中五言古一首先生分韻得一東也其相聚之地在郡齋樓山廨堂亦見本詩自注時上江督學爲金楚畹先生甚賞先生文寘之高等又進先生于階下俾得盡言先生退而上書以爲知己之感百年來所未有又附

上科場條陳揭留都錄言金公移文京兆監場甄草
弊端然已極重難返矣據此則先生上書正在臺試
之後科場之前也

夏五月至金陵始與歸德侯公子方域定交時四擧國
門廣業之社凡揭中之一百四十餘人大半入會中周
仲馭亦至焉于是留都防亂之揭傳播南中大鋮欲求
解于侯公子不得遂與社中人爲水火之仇

按朝宗以是年始至金陵聞先生名遂定交贈詩云
我來秦淮五月終先生所序國門廣業之社至丙子
而止已卯四擧士之者爲先生與陳定生具見南雷

交納維時防亂一揭業已傳播南中大鋮兇懼避入牛首山使其心腹之黨收買檄文愈收而其布愈廣大鋮旁皇無計適朝宗來至金陵年踰二十賦才踈弛社中人交相援引而一時所稱四公子者陳定生方密之冒辟疆皆在焉金沙周仲馭抗疏歸有重名時以謝喪來南都集門徒五百餘人于高座寺于是揭中之執牛耳者布衣則推先生薦紳則推仲馭貴胄則推定生而東林之後推子方忠臣之後推南雷日置酒高會輙集矢懷甯嬉笑怒罵以為常朝宗初至不預其謀且大鋮與司徒公有年誼其父執也金

陵有名妓曰李香君獨善于侯公子大鋮偵知之以爲可暱而餌也乃遣其所善王將軍者日載酒來從與朝宗游久益訝之屏人問將軍乃以光祿願納交于公子對朝宗意頗動而社中人斷斷持之香君亦素薄懷甯弗樂也朝宗卒謝絕之大鋮益沮喪遂爲甲申乙酉報復之張本矣是役也諸家之書不載年月而王將軍一事遂爲孔東塘桃花扇劫奩一劇之藍本又以楊龍友代王將軍傳奇之體裝點排場巧配脚色誠亦無嫌惟以侯生納李姬大鋮辦裝係之癸未三月則不然也證之壯悔集中癸未去金陵日

與阮光祿書備述王將軍致殷勤事則其事在癸未
以前又證之朝宗自撰李姬傳叙其事于己卯之歲
惟言謝絶懷甯出自李姬之勸此歸美之詞而敘入
致光祿書中不但非行文之體且尤恐光祿之棄疾
于平康也以時事揆之己卯正此焉盛行之時大鋮
收買不及始設此計若待至癸未則鑄錯之術已窮
噬臍之悔無及而猶欲以代人作嫁反顔事仇妄冀
挽回于萬一大鋮不應若是之愚況癸未三月正亂
兵東下之秋大鋮方乘機下石之不暇豈有明知其
不可而爲之者乎要之侯生之果納李姬及納之或

早或遲皆不可知而至于狹邪之游事在己卯同心之結何時不可而必於兵臨城下時定情修好豈非三軍之懼柔中之喜一時兼之至于事急欲求如巫臣之竊妻以逃豈可得哉今以公子之書證公子之事則李姬一傳年月班班可攷且傳末言會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送別云云以此證王將軍修好正在己卯榜前無疑也至于朝宗致書甯南已見與光祿書中同在一時乃左兵癸未東下之事後爲李忠肅公草檄沮回而李氏南畺佚史勘本誤以爲乙酉討馬阮之役勘本已非溫氏之舊彼蓋未

見壯悔堂集又不如傳奇之書之猶有依傍也

六月遊客于城南舟中繫舟赤石磯之旁凡半月有大雨卧赤石磯及城南舟中長干舟中東應試諸子之作

按集中自注諸子者定生子方朝宗密之辟疆也據留都錄山川條下先生自言己卯之六月先生之孫銘道注云先公有湯鸞元假用城南詩寶應喜吾友輕舫許乞居云云據此則舟中主人乃湯鸞元也鸞元名延瑛寶應人證之目序鸞元時以事被提學褫革先生責辟疆不援同郡之難適袁臨侯繼咸擢兵憲揚州先生相過數言袁公轉語學使得免遂入闈

意即是年事也惟假冉城南詩集中已佚詳梭山遺事
秋在金陵寓鄒滿字閣子陳公子定生遣其子其年撿
討執贄先生門下是科八應南都試不第泛舟歸秋浦
作逃歸賦時吳梅村爲南司業請行積分之法趣先生
入試先生以朱雲折薛宣事答之卒不就
按其年受業見胃序及撿討序留都錄中先生冉寓
城南半月當以七月同會垣也集中有寓鄒滿字閣
子五言律二首即是時作又留都錄科舉條下先生
自言戊午至己卯歷場屋者凡八次蓋錄中所敘至
己卯而止又證之逃歸賦序云神宗皇帝朝貢應試

南京至崇禎己卯爲年多矣秋後被放遊流東歸追感前事歷然愴懷舟中無事賦此述之按此賦益先生備述入試之顛末也留都錄言己卯闈事之怠緩猶之丙子主考張維機楊觀光張旺不省事所出論策題淺俚不成文爲通場士所笑榜發四字號中式者少舊額五名諸監生刻揭攻詆且圍貢院而譟之主考因先出撤舉一踈以塞後議又與監生之爲首者陰解之又言是年七月武陵楊相以拔貢保舉多贗士欲于副榜中隆其選于是中副榜者刻錄設宴亦稱正榜爲同年拔副榜得士之言其流弊亦與拔

貢保舉同而先生即以下科得之亦可見科第之因人而更矣積分試不赴亦見留都錄中

又按自序方寄之以是科售朝宗擬第三下第又沈眉生時方應薦疏論武闈不報還里遂不至證之先生集中是年有答眉生書言不就試爲正但制舉本分事又親之屬望者方深友之勸出者亦力則勉事場屋亦未始非正但足下自有主持耳然以自序攷之是眉生終不就試也書中言擬春間過敬亭作數日夜談因考事未竣即是年春應臺試也將于春夏之交一訪姑山按集中五律有留別沈眉生見贈時在宣城然

以詩中編次攷之當在眉生未應薦之前是年過訪

與否不可攷也

是年先生著東林本末成以書及原稾寄陳公子定生

授梓又有四書大全辯序自署崇禎己卯孟冬朔日又

試前自裒其論策詩文凡若干卷謀梓以問世而金壇

周仲馭袁州張芑山爲之序

按此並見集中東林本末裾先生之孫銘道言歸之

陽羨陳氏久不可問（語見跋留都錄）是此書並先生之孫亦

未見也其後有得之琴川毛氏者原序下有夾行小

字云書共六卷存陳其年維崧太史家則銘道之言

信矣今證之先生是春復定生書葢已將原稟手付定生家無副本故銘道云然至樓山堂集成于是年其卷數不可攷今所行樓山集二十七卷乃先生沒後張爾公集貲梓于

國朝順治癸巳因增入先生己卯以後之詩文以今攷之實非先生自定之原本也自定樓山堂集所載詩文至己卯而止證之張爾公及先生之門人劉輿父所序一題崇禎十二年正月一題崇禎十二年孟夏仲馭之序雖不著年月然其序末云吳子行矣方今天子明聖旦暮得志即以今所箸者徵之實事請修

國史補三百年闕失云云時先生方圖進取亦嘗在是年解試之前又證之壯悔堂樓山集序言予亥與子歲在己卯今已十五年其文集皆前己卯作者益三十餘年矣又言壬辰來陽羨陳子出其所藏樓山堂集遺稾完好如初按自戊寅序言前己卯蓋遡戊寅計之至壬辰正十五年距先生之沒已七年矣然則定生所臧朝宗所序皆先生己卯以前手定之原本也若爾公增入己卯以後合之爲二十七卷皆又在壬辰後一年疑即定生手授之原本而增之也今按爾公後刻無序惟孟堅自錄書後識其事于癸巳則不逮侯序

之以年若先生自定之本或已刻而散佚于兵燹或未刻而展轉于滄桑皆不可攷然宜與珍之踰于陽羨之田先人之賜則似屬先生原稾與東林本末同歸之陳氏欲梓而未梓者也今據張劉二家之序繫之己卯以存廬山真面目讀櫰山集者宜分別觀之

又按先生是年之詩有己卯集陳臥子為之序今散入古今體中又集中有折檻行序言南待御成公實慈谿成公勇被逮周仲馭陳定生顧子方沈眉生等祖之京口予以道遠不及赴仿杜陵折檻行紀之攷侍御劾武陵在去年九月其被逮入都當在是年春夏間

俟朝宗自言已卯求友金陵司徒公令謁侍御逌至則侍御已得罪去以上見與阮光祿書是侍御之行朝宗尚未至金陵先生亦以事羈秋浦其爲夏五之前臺試之後可證也

崇禎十三年庚辰先生四十七歲

春二月楊嗣昌視師入蜀左良玉大破獻賊于瑪瑙山先生聞捷有即事五律疑之嗣昌在軍日手華嚴一經謂可破賊且以上聞先生作誦經行刺之

按武陵視師之命在去年之秋是年春賊自楚入蜀良玉與秦兵會邀擊獻賊于瑪瑙山大破之嗣昌以

捷上聞先生素不滿于循南疑督師張虛捷自說因有郎事之作其一章云春官首舉士蒞二語部門謂是年禮闈也三章云文筆知誰健淮西石好刊自注督師報破賊于瑪瑙山聞者疑其不實蓋武陵方以楚師之敗歸獄于方孔炤上命逮治嗣昌亦戴罪視師及聞是捷上特貰其罪而賞其功故先生不能無疑實則瑪瑙山之捷左以不受中制得之然以與督師不協卒縱獻賊去與羅汝才合終爲蜀患矣誦經乃嗣昌駐襄陵事語詳綏寇紀畧先生詩云督師楊公總六師小醜何難滅朝食不言兵法言佛法亟請

誦經下部叙皆實錄也

夏五月先生出游歸葺小園避暑作園居賦

按集中園居賦序云予爲小園不能百武然據高爲亭爽以修竹夏月居之可以忘暑予數年來困于游歷園居荒蕪今歲五月來歸剪滌掃除又廓埋之偃仰其中者五十餘日展卷抽毫適予餘夬遇疟是年爲崇禎庚辰按先生去年歸秋浦今年復出五月始歸未審游歷何處以時事攷之黃忠烈公以劾武陵論江西藩蔣江西巡撫解學龍首薦公上怒與學龍俱被逮即是年事時吳梅村爲南司業遣太學生涂

仲吉入京訟寃先生集中亦有送仲吉入都詩疑是年復至金陵五月始歸也集中有賈家園同梅惠連作又飲惠連寓中兼言別二詩皆次于己卯之後中有最憐春色暮春語又云共是羈栖客情親獨有君按惠連名之煩麻城人時亦在江甯太學中故集中有賈家園之飲（園在江甯南門內見留都錄）以詩中春暮考之則其歸當在夏間園居之葺正其時矣小園疑即癸酉所葺之暫園證之集中夏日暫園七律其三章云敢謂此中吾獨勝公卿何用炫虛名自注時傳貴人欲殺三名士之言謂黃解棄三公也聯五章云兆關故人

懸上第指方密之也密之以是年聯捷參攷前後諸
詩皆是年夏間作
七月答木山蜂房賦
按集中過汪庚辰七夕前一日
八月寄詩周仲馭論黃解葉三公之獄
按集中此詩自注時黃石齋解石帆被逮葉戶部疏
論救被杖八月初七日作以時事證之即是年之八
月與暫園詩中欲殺三名士之詩合貴人謂武陵也
冬十二月自山中至郡遂寓郡邸度歲除夕前一日劉
伯宗餉以酒肴贈詩兼訂移居之約除夕酣飲臥起著

旅中除夕賦

按集中此賦遇注崇禎庚辰池州郡邸作餘見賦中

移家見辛巳下

是年箸熹朝忠節死臣傳成自序

按序題庚辰正月故繫之是年又集中有弔忠賦咏死臣也憫亂賦有殿閣列琛之句正武陵視師時疑亦是年作也

崇禎十四年辛巳先生四十八歲

正月元旦和伯宗書懷遂訂移家連日王大參建和招飲索何有詩贈之

按先生移家之約已見去年詩中時流寇蹂躪皖豫間所過城邑殘破自上年獻賊圍桐城池州戒嚴故與伯宗謀移居金陵也大參招飲亦見集中詩云莫疑猶有陽春曲客但能歌下里巴因索句答也大參字逆舩先生同里人其子心府心介皆從先生游

是月李自成陷洛陽福王遇害踰月張獻忠陷襄陽襄王遇害督師楊嗣昌在軍自以連陷兩大郡喪二親藩懼讁遂自盡先生作洛陽襄陽行時薛國觀亦以罪賜死先生又作薄命詞二首蓋嘆二相也

按此詩皆見集中其襄陽行云嗚呼武陵楊相誠可

哀忘親貧國何愚哉淸漳有士尚未死言下獄之黃解等豈知身已委蒿萊時薛相先後死故借蔣命詞以嘆二相之不終也

先生將移家留別貴池王石卿明府家在是年夏遂至金陵時方孩未侍御何給諫楷有贈移家之作先生酬之又有贈張少京璋及馮躋仲京第招飲戶部園偕郭孟白涂仲文及桐城方氏姚氏兄弟

按集中留別王明府句云游倦自慚稱國士年荒無計倚賢君時郡中兵荒游臻米貴至三兩六錢且有加無已見留都錄以詩文考之移家當在春夏間也

孩未侍御時亦移寓南京何則以劾武陵左遷南禮部集中稱其在金陵閉戸著經張時任應天府丞見臨郡錄

六月在金陵書所見老娼事著老娼賦蓋刺時也

按賦見集中末段云悲夫淫女不可以爲婦貪人不可以爲友知止有殘鮮終足醜故疏廣之乞歸觀者爲之嘆息而華顛之嬰僇不過自喪其所守而已按此借老娼以刺時蓋亦薄命詞之微旨而兩相國之晚章也

冬十一月過當塗訪吳令君韓起寓陶氏齋中是年大

雪罷兩月有咏雪三和東坡韻及效歐陽禁體又著雪竹賦遂留當塗度歲

按此茲見集中過當塗贈吳令君詩於于湖後疑先生定居南京復返貴池屏當家具將歸金陵自于湖舟過當塗因訪吳令君也有郎中大雪志喜句云作客難逢三日雪辛未于今已十年語詳辛未條下又雪中用東坡韻凡六首一二首係大雪節作一二首仍用前韻證之自注合汝甯上河至此凡三和也親未下一二首係雪中臨饒曼殊胡胡之陶氏兄弟稷具召姬度曲仍用前韻有句云冰盤羔切水精鹽自注

太平美羊肉又有當塗陶氏兄弟假館授餐致謝詩此不用東坡韻凡此皆先生是年在當塗詠雪同人觴咏之確證也以麻推之是年大雪節在冬月之初先生度歲後始去凡在當塗兩月也參攷前後先生旅中遇雪用坡公韻凡三汝甯一也上河二也當塗三也汝甯二首上河四首當塗六首此前後編次之可攷者上河四首已佚故集中無之然此三和皆東坡之七律所謂尖义二韻者是也若是年在當塗則又有咏雪效歐陽體用原韻及用東坡效歐陽體原韻並次子由韻凡三首其弟一首云當塗有友攜具來謂陶氏兄弟也三

首云幸有仙令餽不掣謂吳令君也三首云夾徑修竹垂欲折亭亭終不借扶持證之集中雪竹賦作于辛巳郎郡邸中物正與此合又云我笑十年無此樂則與前詠雪之詩合皆同時事也蓋是年之雪最多最久故前用東坡韻在大雪節此用子由韻則云屈指十日歲行盡已入十二月下旬中間之或作或止凡四十餘日故詩中又有我來十日五日雪之句此又先生咏雪前後次第之可攷者也

崇禎十五年壬午先生四十九歲

春自當塗返金陵

夏金陵解試之期將及社中人先後並集時漳浦黃忠烈公謫戍過金陵通謁祖餞者後先相望先生謁漳浦于石城橋凡過從半月又送吳橋范大司馬景文內召條陳當世之務

按黃解二公下獄時劉澤深爲刑部尚書謂二臣無死罪請減等遂擬戍廣西此見明史目序言戍五溪則湖南也然漳浦未至戍所已奉詔起故官益周宜興有力焉目序言先生大罵石齋先生闖人于淨海寺不可攷證之先生集中補編壬午之詩有夏日雜興六言有句云起居石橋半月自注石齋時寓石城橋此爲確證送范大司馬亦見目序

六月至丹陽送周仲馭北上凡十日始返金陵

按是年仲馭自禮部主事召起郎中集中有過仲馭丹陽寓舍即送之北上也詩云君出無怠處相期已近秋又證之是年所作六言自云還往雲陽一旬當是六月之下浣故詩中有近秋語

秋七月社中諸君子同集于劉魚仲履丁河房看懷甯燕子箋傳奇劇畢先生大罵懷甯竟夜有從旁而側目者先生則或奮袖激昂或戟髯大噱旁若無人

按此見目序即桃花扇偵戲一劇之所本惟繫之癸未三月者其誤與卻奩同

八月九應南都試榜揭寘副車同時膺是選者多知名士上江督學金楚畹先生謂是科副榜之盛百年所無千秋致慨特刻題名序齒二錄以寵之

按目序自言與先生同榜一時知名士如侯雍瞻岐曾李舒章雯宋轅文徵輿夏仲文四數吳玉隨國對宗鶴問觀上共百餘人同寘副榜又按貢舉錄是科主應天試者爲何瑞徵朱統鉓有明一代賢書遂終于此

冬先生歸秋浦遂留里中度歲

按集中有次年春日風和同港蓋先生以明春還盤

陵則榜後冬歸可證也見下

又按集中弟二十七卷係補編壬午一年之詩之後得者如過仲馭丹陽寓舍及夏日襍興六言等作是也此外又有九日高座寺集楚豫諸友則侯公子是科同應南都試之證又有江行襍咏七首又聞二首詩中有口跳廿五載及追憶口口廿五年計

大清兵入撫順清河在萬厤四十六年畱都録所謂遼東之難發于戊午至此正廿五年也此皆先生之詩史可以攷證時事者若江行襍咏則又是年報罷歸秋浦之確證矣

崇禎十六年癸未先生五十歲

春初自秋浦返金陵阻風于和尙港有聞荆襄兵警南京城守之作至金陵聞左良玉兵已自武昌東下時侯公子報罷留南中大司馬熊明遇請爲其父司徒公馳書止之而阮大鋮揚言于清議堂謂公子實召左兵爲內應公子去先生仍留金陵

按上年十二月李自成陷襄陽入荆州左良玉與戰不克遂統全師出漢口下武昌自成遂圍承天是年正月陷焉詩中所云聞荆襄兵警者正是時也詩云我亦欲乘風直去依然躬港狎沙鷗又云柳條欲舞

風自動無意僧寮聽早鶯是先生返金陵在初春時
節恐南京不可久居故感而賦之
左軍之自武昌而下也以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
正月十六日啟行艨艟蔽江凡五晝夜九門堅壁居
人登蛇山以望皆呼叫幸更生曰左兵過矣自漢陽
以下降將叛兵皆竊左軍號左之守將王允成實爲
亂首大軍未達小孤允成挾亂兵先驅破建德劫池
陽舟師泊于三山荻港間聲言諸將寄帑南京請以
親信三千人與入于是文武操江陳師守禦江上士
民遷徙商旅中斷先生以初春過采石舟中聞警尚

不虞左軍之從亂也至金陵則城守戒嚴譌言四起時侯朝宗方以昵李姬留金陵其父司徒公在揚州故司馬有馳書之請而大鋮方以揭事之役銜朝宗之不援譌言之起浸浸乎及先生矣

三月李忠肅公邦華內召過九江聞亂兵之役倚舟草檄告良玉沮其東下並檄九江補其缺餉十餘萬良玉遂留皖中不復東時袁兵憲繼咸方起故官總理屯政未赴詔起總督應皖江楚四省軍務開府九江先生致書請備左軍越二年再亂卒如先生言

按左兵之亂在正月忠肅之過九江在三月明史及

綏寇紀畧言之鑿鑿詳其草檄告良玉令無過安慶一步則良玉是時尚在安慶以上彭澤湖口間也其破建德刼池陽皆王允成等先驅之亂兵良玉得檄留皖軍心遂定南京解嚴當在春夏之交而大鋮揚言及侯公子之去金陵必係二三月間事彭仲謀流寇志以左兵之亂在秋其誤固不待辨而桃花扇係修札于八月（此修札即為司徒公致甯南書也）辭院于十月竝所記侯公子事亦誤也攷左軍以五月留皖八月回武昌是時東下之念息之已久何待公子致書作此馬後炮語若忠肅以三月過九江六月入都即請誅王允

成而奬艮玉故艮玉遂定武昌是則公子修書與吉
水草檄之同在一時同爲一事明矣傳奇之誤益自
郤奩之三月而遷就之也先生致書袁臨侯亦當在
春夏閒書言此中水陸無一旅之足恃而儆幸于亂
兵之未必來聲息方急則應撫先歸講使未通而鳳
督已撤又云儆郡之關係江南不小而慘禍爲三百
年所未有目今食子炊骨城不攻而自儆（按此即叙池陽之事）
時尚未陷乃當事若度外置之吾鄉太守方在官（謂鄭三俊彼）
亦豈能嘿嘿處此也予謂此書當在左兵就撫之後
忠肅公時方奉召內援其處分此事意在攘外安內

而先生尙謂其在似眞似假不痛不癢之間益深知左軍之不可撫而力勸臨侯預爲之備迨宏光南渡乙酉之役左兵再下南都遂亾而宜春爲其所脅持亦幾預于晉陽之甲乃知先生固有先幾之德而一時復社中人猶有左祖甯南者先生則斷斷不可者也讀集中乙酉甯南檄五古二首一則云諸君行務力毋爲驅除資一則云誰覩于未然炯鑒昭前史其所以告社中人至深切矣

又按朝宗以癸未去金陵以壯悔堂集年譜攷之是年避于宜興又四憶堂詩集有世事五律一首自注

癸未卜居義興作詩云過雨花扶杖微風草長階當是三春時節其集中又有九日雨花臺七律五首自注癸未作以時事攷之必公子因讒言已定不忘情于李姬因復至金陵訪之直至次年宏光既立黨獄將興始避于練大司馬國事廨中事急始去依蘇撫張尚書追檄捕至吳越間始有渡江之行故集中有金陵別練三貞吉司馬之三公子作燕子磯送次尾作渡京口江作攷其前後宏光之立在五月馬士英薦阮大鋮在六月下詔逮周鑣等在八月先生時與定生走金陵謀救仲馭而朝宗已先期行追先生九月得脫歸

則朝宗方自蘇州來將謀渡江故有燕子磯送先生之作其事當在九月其渡江依史閣部遂佐師與平軍中則十月以後事而侯集賈狂以爲甲申冬與黨人獄者亦誤也以此參攷侯公子甲申之在金陵蓋以是年九月至而九日雨花臺之作其爲既去復來已無疑議其詩云却憶新亭多感慨近傳荆府出江流蓋喜甯南之禰過而回憶春間致書事此亦隺證至其次章有句云重陽秋色正蕭森耽勝還來到碧岑詳繹還來二字其爲再至金陵尤明甚也

是年獻賊陷黃州先生之友易曦侯（道遇）罵賊死先生

在金陵聞其事有詩哭之

按道遲湖廣黃岡人爲諸生以文章俠烈名海內賊過黃岡曦侯守其所著書不去卒罵賊死事具討氏兆器證之詩中則曦侯以己卯至金陵先生相遇于荻港舟中遂定交所云凋晤已三年者正在是年集中誤編次于丙子之前證以詩存則先生是年正在南京也先生是年之詩有癸未集劉伯宗序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先生五十一歲

是年爲崇禎十七年二月真定陷先生聞之謀歸故里山中作詩留別所知遂以踰月返秋浦

按集中留別之作自注時三月十八日詩云四年挈室倚南京二載兵戈日數驚溯先生移家在辛巳至此正四年二載兵戈則自亂兵之役以後也又云吳門未穩藏梅福江夏何由致正平自注時賊破眞定諸公有欲留予者故云蓋先生預料北都必不守南都亦將亂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歟

三月十九日闖賊陷京師時先生已返山中有五月五日聞變之作

按此亦見集中詩云敗亾何必曾先見痛哭猶存未死心自注先予慮北京必不守聞者唾之

夏五月福王定位于南都鳳督馬士英以定策功入閣薦起廢籍阮大鋮六月定北都從逆諸臣罪案大鋮追憾揭導之役遂按揭中姓名造蝗蝻錄謀盡殺復社中人時周鐘已麗逆案亦社中人也于是大鋮遂藉此爲一網之計

八月逮故禮部郎中周鑣下獄先生時在山中聞之亟走金陵與陳公子定生謀救仲馭酉一月獄事日急傳言大鋮將甘心于先生及定生密遣緹騎偵捕之先生方視仲馭獄中有以難告者乃跳身出都門而定生已爲校尉縛致鎮撫獄南雷遁焉

按大鋮以防亂揭薦紳實鏢主之乃揚言朝堂謂其壻高宏圖姜日廣等謀立潞王又從逆之周鍾其從兄弟也法當從坐先生謀救具見集中祭仲馭文言甲申八月先生被逮遣急足報予二立起赴其離居白下一月貴人銜之使大金吾諭意促之出京據此則貴人無意殺先生故趣之去也又先生詩中有朝發三首卽自南京歸作其三章云金吾貴且倨生平雅識面晝夜承指揮搏擊如風雷一朝戒旗卒微行通情繾坐爲貴人非疾趣出郊何詳繹詩詞則貴人諭意金吾趣行皆與祭仲馭文合而冒序言先生跳

而免全氏南雷神道碑亦云壽民應箕亾命明史本傳則云應箕入獄護視周鑣大鋮聞急遣騎捕之應箕夜亾去皆與先生自敘之詩文不合以今推之貴人專指馬士英而言蓋貴陽與社中人素無隙仲馭則以謀立潞王為大鋮所誣以激貴陽之怒故先生一言貴人銜之一言貴人非之蓋責其不應預聞周鑣事故趣之使遠行耳若懷甯之仇仲馭正以揭事之役而先生與定生皆在屬草之列宜與下獄南雷且不免（南雷同入獄見自撰陳定生墓志）豈肯寘先生邪詳先生朝發之二章云鴻飛不可羅數已布弋則正遣騎急

捕之明證然則先生之亾貴陽實陰縱之而一時之
錦衣衛鎮撫司如桃花扇所記張瑤星馮可宗輩皆
稍有天良不欲助阮爲虐者因有諭意遲行之事揆
之當日情事或當如此也至傳奇謂先生與朝宗同
入獄乃逮社一劇裝點之詞實則是時下獄者止定
生一人而定生亦旋以救得出見下

九月先生既出都門將溯江歸秋浦適侯公子自蘇來
將渡江聞先生出遂約會于燕子磯蓋謀救定生及仲
馭也公子既送先生歸遂至揚州

按此見四憶堂詩集有燕子磯送吳次尾五律自注

甲申作即是時也集中有甲申九日過滸墅張員外詩則出吳門正在九月其送先生應在望後至朝宗至京口先生返貴池皆不由燕子磯此蓋朋友患難相依迂道避逅又證之壯悔堂贈陳郎序是時出兼金付錢吉士㳺之又為求援于練大司馬而先生誤救仲馭亦致書袁州東平下視皆可證也

又按冒序言方大鋮之必欲殺公也公語侯方域曰今有欲吾謝大鋮可轉禍為福者豈不為范滂所笑哉此語並見壯悔堂集原注予謂當日金吾諭意必有此一段轉折言先生之結怨懷甯行則可以免禍

不行則一謝以釋前嫌並可轉禍爲福先生卒不可
遂去此必先生在燕子磯告朝宗之語亦正可爲遣
騎急捕之確證而當日遣金吾諭意之貴人其爲馬
士英無疑也
先生既別侯公子捩舵南歸阻風于和尚港用去年韻
又有朝發三章遂歸秋浦山中
按朝發阻風二詩皆一時作故朝發之首章云朝發
上新河輕舟飄一葉暮宿和尚港南風迴歸楫是阻
風之證又阻風和尚港用去年韻首章云霜落江寒
水半流依然野泊問沉浮正秋末冬初時節三章云

一姓乾坤猶鼎革終朝風雨任留行正咏南渡事也

又文集有公討從逆賊臣檄自注甲申六月又有原君原相原將原兵原亂等篇皆是年山中先後作詩集有近事五律六首皆詠南都事大風行簡周仲馭獄中則九月別仲馭作過旣定生寓舍七律則定生已下詔獄矣

順治二年乙酉先生五十二歲

是年爲南都宏光元年先生歸謀救仲馭致書求州東平事寢解而大悲僧王之明之獄起遂不果

按先生兩致書謀救仲馭具見集中祭仲馭文蓋歸

秋濤後事也時甯侯方不爲政府所善而東平侯劉澤清以山陰劉忠介公劾其寄家江南大鋮誣爲仲馭屬草以激東平之怒先生致書力辨之東平意漸解而南中僞太子獄起左兵復謀東下矣

四月甯南侯左良玉率兵東下傳檄布告遠近以討馬阮清君側爲名先生時在山中聞亂作甯南檄諷刺之

左兵既出馬阮揚言于朝謂周雷實召之遂以初八日傳從逆諸臣周鍾等周鑣雷縯祚並賜死獄中值良玉薨于九江其子夢庚率兵東下行至板子磯爲靖南侯黃得功所破夢庚遂投降于我

大清

五月

大清兵南下克揚州史閣部死之渡江入金陵宏光馬阮

皆逃獄事解南都遂亡先生時在山中聞變三祭仲馭

爲文哭之

按集中蹢入是年之詩有莫道五言六首中紀黃鎮

爭東宮左鎮舉兵及周雷死獄中史道鄰殉難揚州

皆是年五月山中作

閏六月故僉都御史金忠節公聲起兵于新安之績溪

先生亦自池州起兵應之時公奉閩中正朔承制授先

生池州推官監紀軍事

秋先生糾郡中義兒挙勇攻郡城不克同事者皆遁去先生歸泥灣山中練兵厲士以計連復池州之建德東流等縣

九月金忠節公敗績于績溪十月執至金陵不屈死先生既失督師之援兵遂不振

冬治兵泥灣山中有怨家偵得之以告 大兵進攻先生兵潰走山中遂被執行至距郡十餘里郡中馳卒出城令手刃先生不受復遣總兵官出從容就刑請勿去巾幘遂正命于貴池之石灰沖有絕命詞其受刑處血

隊說之不去持其首入國門如生歷三日不變觀者咸與之

按明史謂先生敗走山中被獲慷慨就死證之伯宗撰先生本傳並許氏南畧冒氏序詳畧不同其從容就義可想見也本傳言先生自起義以來飛檄郡治語皆醜詆遂爲怨家偵告又言先生被執在塗不欲與官兵伍每至輒倨上坐自稱明官官兵亦敬重之不敢加害至先生不受辛刃令官自來證之南畧則就刑于總兵黃某也明史金聲傳以九月下旬敗師十月朔張天祿執之子休甯解至南京据此則忠節

之死在是年之十月內先生被執在後則十一十二兩月間事冒氏以爲乙酉之深冬者迮之證之集中先生有觀兵泥灣題寺壁七律泥灣去郡九十里云已看下葉霜威肅則已入冬令矣又有題泥灣壁五律皆同時作二詩皆先生之絕筆也絕命詞已佚僅存一句見集中云半世文章百世人去郡十餘里之地疑即石灰沖南疆繹史則云松林

先生面黑深髯目光奕奕射人見伯宗撰本傳壯悔堂集祭先生文言時時見吾次尾之面冷而著髯怒以張言卯風發氣奪霆光蓋言夢中所見適肖其生

平也又言定生爲我言次尾戰敗危坐正冠徐起拜故君辭先人引頸就刃意氣彌振此與眉氏勿去巾幘將見先朝之語合皆先生抗節時實錄也王南畧謂先生兵潰匿發源祁門界證之明史及伯宗本傳但云山中意去泥灣不遠倘在池陽界中蓋先生死志早決必不遠匿以圖倖免也野史又謂先生起兵奉朱盛濃爲主寻謂先生已受忠節官同稟隆武正朔豈肯襄浙中爭詔之嫌而盛濃以疏藩後裔（據顧氏聖安奉紀盛濃乃楚宗也）不入宗盟先生亦豈售其賣卜王郎之詐今所敘述悉以正史及諸家之書爲据

又按明史坿先生于金聲傳中從其類也忠節公爲先生之鄉人同在南都應試必有同社之好而自是年閏月相約起兵來往數月豈無一文一詩之傳憶予少時從　先名宦公在池陽見先生鈔本遺集中有上金正希先生書數紙漫不省記今徧撿樓山集二十七卷皆無之又家藏先生制義一本亦佚坿識于此